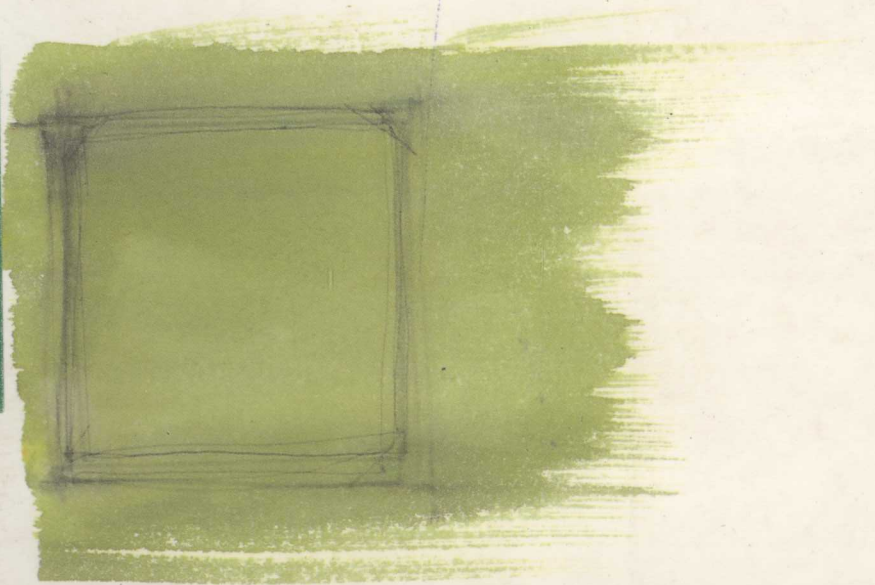


書面

旅遊

何福仁



允晨文選 12
書面旅遊

作 者：何福仁

發行人：林伯峰

執行編輯：潘雪玲

出 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11樓

服務電話：507-2606~7

傳真電話：507-4260

劃報帳號：0554566-1

出版日期：一九七十九年十一月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電腦排版：正豐電腦排版公司

印 製：大勵彩色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150元

ISBN 957-9027-22-6

書面旅遊

何福仁



目錄

第一輯

水城速記	一一
看見梵谷	一六
選一個地方降落	三四
睡草地讀菜單	四一
別跑得太快	四三
一個明媚的清晨	四五
開向月亮的窗	五二
石城述異	五六
鬥牛	六五

目

錄

六五	五六	五二	四五	四三	四一	三四	一六	一一
----	----	----	----	----	----	----	----	----

兩城記

七五

希臘人的葬禮

八八

學生牢房

九五

吃的記憶

九九

第二輯

榕湖

一〇五

酸子樹——訪孫中山先生故居

一〇九

吃狗

一一五

服務員

一一七

過渡

一二〇

紅雙喜

一二二

新疆之旅

一二四

趕車

一四〇

珠鏈

一四三

東北行

一四六

黔有驢

一六〇

搜書院

一六二

青雲譜——訪八大山人故居

一六九

第三輯

高額

一八三

長城不必萬里長

一八六

何必見戴

一八八

看船印象

一九〇

坐在椅上看畫

一九二

最後的貴族

一九四

花與果的疑慮

一九七

買象賣詩

二〇一

蜥蜴

二〇四

宰相合肥天下瘦

二〇六

水的哲學

二〇八

淒涼封使君

二一七

裹蒸粽之歌及其他

二三三

色彩感情

二三九

意識形態的妖怪

二四三

重譯一個符號

二四六

紙上談情

二四九

勞動道德的異想

二五五

永恒重現：革命

二六二

甘英，你怕甚麼？

二六六

自戀與自虐

二六九

自由之路

二七三

附：《素葉》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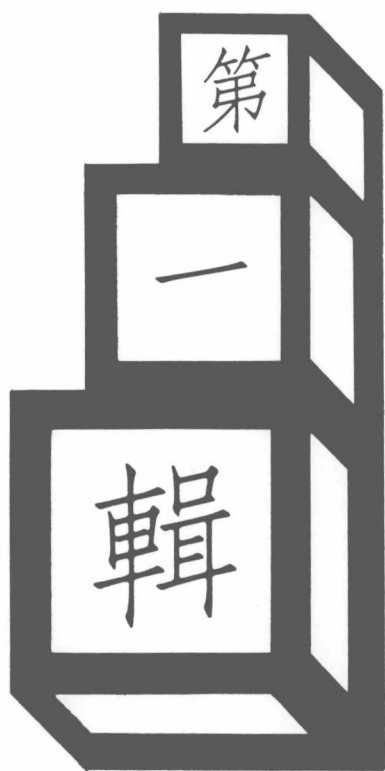
二七六

後記

二八三

作品日期

二八五



水城速記

在威尼斯當然看見水，想到水，到處都是水，不出奇；到了阿姆斯特丹，這才知道，這個低於水平綫的城市，其實也到處是水。荷蘭人向水搶地的方法，不是填，而是圍：築壩抽水，所以沿途看見不少堤壩，遠看像一個個青綠的方格子，而四周就是縱橫的運河。河水在上，農田在下，而牛在其中。荷蘭的牛，真是漂亮溫柔的動物，大多都是黑白兩色，頸上繫一個銅鈴，鈴子會說話，牛的眼睛睫毛長，也會說話；大概草地潤濕，爲了免致風濕，有些居然披上毛衣。此外，阿姆斯特丹每三天裡有兩天降雨。——我們到達的時候，大概遇上僅有陽光的一天吧。一位荷蘭人說：我們簡直是天使。

天陰多雨，荷人的房屋於是盡量多造窗子，向日葵那樣，邀請陽光。對荷人而言，窗子不止是窗子而已，隨之而來的是各種美觀的窗簾、窗花，窗前種植各種花草等等，始於適應，而終於美化。其中一幢，某某門牌七號，沿辛格爾河建造，只

一層高，據說是阿城最小的樓房，夾在衆樓之間，也開了好大的一個窗。荷蘭人每星期非要抹窗一次不可，不然，鄰居可就會埋怨了。一個家庭主婦是否稱職，往往憑窗鑑定，這麼一來，一扇窗子，相當於一種社會輿論。有人告訴我一個笑話，周末不巧下雨了，荷人一手撐起雨傘，一手抹窗，——她希望向大家證明：看，我可沒有偷懶。不過荷鑑處處，也不是漫無約束的，聽說荷蘭政府對窗子數量有一定的限制，超出數量的要抽稅，怎麼限制法，我可不清楚了。乘船遊辛格爾河，沿途鑑賞，窗子都明亮照人，荷人果然並沒有偷懶；也看見一些不肯交稅，把超額窗子封了的樓房。像封了饒舌的嘴巴，防民之窗一如防川。

我喜歡阿姆斯特丹的樓房，一般只三層高，樓頂加上小小的煙囪，儼如童話裡矮小的堡壘，而樓與樓又和諧配合，在四周空間遍植了艷麗的花。因為樓用木建在泥土之上，地基不牢，日子久了，就出現好些向一旁靠攏的斜屋，有的樓身甚至靠出街心去了。看來有趣得很，只要不下塌，左右可靠就行。樓也是有生命的。

辛格爾河並不寬闊，乘船看城，要比坐車有趣。在河道中左穿右插，河道的曲折與狹窄，固然難與威尼斯相比，然而岸上也夠瞧的了。這裡也有許許多多度橋。其中一處，橋下是舊時的監牢，居然也開了一個牢窗。窗內一個雙手緊握窗柱的監

犯，——假人而已，作望河無可奈何狀。這是阿城的「嘆息橋」。此外，沿河有一所胖貓之家，是一位愛貓之人收養流浪貓兒的地方，這些貓肥胖極了，坐在河旁的椅上，屈起雙手，眯了眼睛，安樂、自得，像美國的老太太，哪裡像沒家可歸的傢伙？河旁泊了不少汽車，荷人的汽車小巧，面河擺放，再多轉半個輪胎，就可能成為游艇了。如果汽車真的墜下水去，荷人據說往往會一味死撐，等別人來救，因為要是自己從車裡游上岸來，要受罰二百五十荷盾，作不小心駕駛論。對於吝嗇的人，大概二百五十荷盾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除了汽車，阿姆斯特丹還可見不少自行車。主婦上市場，或者走短窄的路，宜乎以自行車代步，看荷人踏自行車，那麼一腳下一腳上，連我自己的脚步也悠閒起來。有時看見自行車也坐車，坐在汽車之上。汽車走長途，然後自行車走短路。

受了傷的水，深沉、痛哭的水，深沉而紅色的水：——當代的荷蘭詩人畫家 Karel Appel 這樣開始寫一首詩。在阿姆斯特丹，朋友告訴我，上次訪歐，對阿城的印象惡劣，這一次，却好得多了；今回我們看到的，是好的的一面。是的，只看一面，當然就看得不完全。說阿姆斯特丹的樓房可愛，空間寬敞，各處種植了美麗奪目的花；然而，擦擦眼睛，那可能只是比較幸運的人家吧了。沿辛格爾河，泊了一些住

人的船，有的御准，獲得水電各方面的供應，就有點像我們的水上人家；有的，却屬於非法的居民，必要時投奔辛格爾河，沿河流竄，這，荷政府當然知道，看看河的倒影就夠了。陸地上的樓房不夠分配，那是沒有辦法的事，一位荷蘭人說。

沒有辦法，索性變成合法。荷蘭政府對於色情、毒品的販賣，都是這樣。大抵與其分散難管，不如劃地而治。是否「治」了，我可不知道。以往聽說歐洲的非法移民，包括不少華人，大多從荷蘭入口。為甚麼選荷蘭呢？我一直半信半疑。走過紅燈區，我們居然看到一個華裔的年輕女子，也穿微薄的內衣，坐在窗廚裡。一個年輕的中國女子，流落在遙遠而陌生的城市。這是現代版淒艷的故事。她向路人微笑示意。她的樣子相當端正呵，朋友嘆氣說。

廣場裡照例聚集了各國的嬉皮士。荷蘭治安不好，小手之類很多，——義大利幾個名城、巴黎等當然更不例外，荷人也照例說不是荷人所為，而是外地的移民、游民幹的勾當。每個晚上，荷政府在廣場灑水，用意是想把嬉皮士驅散，他們認為嬉皮士與水，十多二十年來，關係始終沒有正常化。

跑到阿姆斯特丹，竟然有點威尼斯的錯覺，大概新加盟的嬉皮士也會有這種錯覺吧：到處是水。記得在某某中式酒樓午飯，檯上一條煎魚，看來不像是辛格爾河

的產品，問夥計：他說那來自元朗。從元朗到阿姆斯特丹，水程有多遠呢？後來終於看到一個原本有水却没有水的東西，那是風車。這風車在馬路一旁，不再扇風，不再抽取地下水，擺脫了時空的困限了，即使唐吉訶德路過，大家應該可以心平氣和吧。